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张航空¹, 杜静宜²

-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人口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70;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 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 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 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关键词: 家庭流动; 流动人口; 就业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5-0040-07

The Impact of Family Floating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ZHANG Hang-kong¹, DU Jing-yi²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School of Labor and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9 at Chaoyang district of Beijing, Donggua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Zhuji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floating on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amily floating not only affects men but also women, and family float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women. The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and work time of men are affected by family floating, so do the likelihood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women.

Keywords: family floating;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ment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11年年末我国流动人口

收稿日期: 2012-05-08; 修订日期: 2012-07-04

基金项目: 2013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水平提高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 张航空 (1982-), 安徽阜阳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讲师, 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人口与发展、社会老年学。

数量达到2.3亿,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2.21亿增加了0.09亿,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2亿相比,增长了1.25倍。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不断激增的同时,其流动形式也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众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日趋明显。早期的人口流动带来了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作为新的外出方式的家庭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但是在流入地实现合家团聚的流动人口可能会面临新的问题。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能否立足至关重要。与单身外出的流动人口相比,家庭流动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如年幼孩子的照料问题,进而对流动人口的生活特别是就业产生影响。那么,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就业产生哪些影响?对于男性流动人口与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是否相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是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

一、研究述评

家庭迁移对男性和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已有研究发现,长距离流动对已婚男性职业发展有积极影响;相反,家庭迁移对于已婚女性往往与低就业率、工作时间减少、低工资相关^[1~5]。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有所不同。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流动会给女性带来负面影响,而给丈夫的经济收入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然而,对女性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为女性某些特定的资源、能力、态度可以帮助其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6]。发展中国家女性随家庭流动的就业结果还很少为人所知,许多研究关注于女性流动的决定因素而非结果^[7]。研究发现,男性和妻子一起迁移与他们单独外出时获得的经济收入一样,似乎家庭流动对男性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家庭流动有一个较大的标准差,即使对男性,家庭流动的收益也不如单独流动那么稳定,甚至一些时候可能造成损失,所以在家庭流动中,男性也作出了职业生涯的妥协^[8]。关于家庭迁移对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影响也有不同的声音,至少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看,家庭迁移不总是对女性带来不利的影响,作为追随者,迁移也会改善已婚女性的就业机会。一项在苏格兰的对于随丈夫流动的女性的研究表明,只有14%的女性认为流动对她们的职业不利,而29%的女性认为有利^[9]。

家庭迁移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迁移经历、迁移史对家庭流动十分重要^[10]。尽管许多迁移是由于经济原因^[11]而非经济动机,家庭责任和生命周期因素对女性流动的影响也被关于性别流动的调查研究所阐明^[12~15]。女性流动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16~17]。在一个家庭中,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混合效应会导致不同性别间不同的劳动参与率^[18]。

生命周期变量如婚姻状况和学龄前孩子的存在也会对女性工作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女会降低妻子们的就业机会^[19],尤其是最小的孩子小于6岁时^[20]。一个已婚女性正在工作的可能性是从未结过婚或者曾经结过婚的女性的53%。同样的,与没有学龄前孩子的女性相比,那些有学龄前孩子的女性的工作可能性仅为前者的61%。孩子的数量对女性就业的可能性也产生负面影响,每增加一个孩子,女性工作的可能性就降低6%^[21]。

女性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也发挥着作用。在荷兰,年纪较大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她们按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模式生活,丈夫是主要的供养者,而妻子负责照料家庭。因此,这些女性更可能接受有利于丈夫职业的流动,并且在流动后比年轻已婚女性更少地去找寻有偿的工作。较低学历的已婚女性在流动后更少有机去工作,因为她们可以获得的工作通常收入微薄^[22]。

由于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家庭化流动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化的流动趋势,并存在较大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化流动的趋势变得明朗,但是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原因和过程^[23~24]而非后果,对家庭化流动给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带来的影响则较少涉及。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把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即使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男性与女性本身也可能在就业上存在差异,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得出就业的

性别差异是由于家庭迁移引起的,这样的结论是有偏的。第二,已有的研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女性的劳动参与上,对于女性的劳动时间和收入关注较少。第三,已有的研究把女性单独迁移从分析中排除,实际上家庭迁移对那些与丈夫一起外出的女性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只有通过那些单独外出的已婚和未婚女性去比较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而不能像已有的研究那样把男女两性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独自流动的女性与随丈夫流动的女性有相似的流动回报,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女性在就业可能性、工作时间和收入上处于劣势更多的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而非家庭流动的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在这方面不多见。因此,本文尝试利用相关数据,弥补上述研究存在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组织的流动人口调查。调查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年5月12日~5月23日,第二阶段为2009年6月25日~7月8日。本次调查按照流入地和流出地配对的思路进行,调查地点分别选取北京朝阳-河南滑县、广东东莞-湖南嘉禾和浙江诸暨-贵州遵义。实地调查包括两部分:一是流入地调查,二是流出地调查。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流入地的调查,调查地点分别为北京朝阳、广东东莞和浙江诸暨3个区县,调查对象是在上述三个地区务工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而将来自选定的流出地(滑县、嘉禾和遵义)的流动人口,以及在同一流入地(朝阳、东莞和诸暨)但是来自其他流出地的流动人口作为其对比。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个人信息、流动经历、就业情况、社会保障情况、居住情况、社会融入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婚育观念和养老意愿等。调查完成问卷1755份,其中有效问卷1692份,剔除掉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男性流动人口样本1001份,女性流动人口样本677份。

2. 概念界定

国外学者在对家庭迁移进行界定的时候,认为只要夫妻一起外出即可以认为是家庭迁移。国内学者虽然对家庭化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25],在概念方面还没有取得统一^[26]。为了便于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本文遵循国外学者的定义,把夫妻一起外出定义为家庭流动,孩子是否跟随父母一起流动不在本文的考虑之列。

3. 变量测量

在问卷中,询问了流动人口“您现在有工作吗?”答案有两个选项:“有”和“没有”。同时,还继续询问了流动人口“您上周工作了多少天?在这些工作的日子里平均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以及“您上个月的工资或经营纯收入共多少元?”。外出状况分为三类,分别为“单身外出”、“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和“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同时,本文还控制其他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去过的城市个数、外出的年份、流入地有7岁以下的子女数量、女性是否追随配偶、配偶母亲是否在流入地、被访者父亲是否在流入地、被访者母亲是否在流入地,具体的测量见表1及表2。

表1 自变量的定义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是否就业	是=1,否=0
一周工作小时数	0~133小时
上个月收入	0~60000元
自变量	
年龄	16~63岁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及以上=3
外出去过的城市个数	1~8个
外出的年份	1995年以前=1,1995~1999年=2,2000年以后=3
外出状况	单身外出=1,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2,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3
流入地有7岁以下的子女数量	0~3个
女性是否追随配偶	是=1,否=0
配偶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1,否=0
被访者父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1,否=0
被访者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1,否=0

注:被访者配偶父亲在流入地的人数太少,不易作为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4. 研究方法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为二分变量（是与否），本文采用二项 Logistic 方法来分析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和收入为数值型变量，本文对其取对数，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

三、分析结果

1. 描述性分析结果

从就业状况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显著高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中就业者的比例高达 93.5%，而女性流动人口这一比例只有 84.6%，前者比后者高了 8.9 个百分点。从工作时间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每周工作时间也显著高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每周工作 60.61 小时，女性流动人口为 50.66 小时，前者比后者高了 9.95 个小时。从上个月收入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也显著高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上个月平均收入为 1830.28 元，而女性流动人口只有 1013.44 元，前者比后者高 816.84 元，详见表 3。

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流动人口中与配偶一起外出且就业的比例和月收入均是最低的，每周工作时间最少的是单身外出女性。而男性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比例最低、每周工作时间

最少的是单身外出者，月收入最高的是与配偶一起外出者。从不同外出状况的流动人口在就业状况、工作时间和月收入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均在 90% 以上，其中又以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最高，达 97.5%。而女性流动人口中，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比例最低，只有 78.7%，比单身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低了 14.7 个百分点，比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比例低了 18.8 个百分点。在工作时间方面，男性流动人口一周工作时间为 60 小时左右，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

表 2 自变量的分布

自变量	男性		女性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年龄				
30 岁以下	474	47.4	306	45.2
30 ~ 39 岁	272	27.2	193	28.5
40 岁及以上	255	25.5	178	26.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65	16.5	272	40.2
初中	648	64.7	309	45.6
高中及以上	188	18.8	96	14.2
外出去过的城市个数（个）				
1	608	60.7	511	75.5
2	233	23.3	122	18.0
3 个及以上	160	16.0	44	6.5
外出的年份				
1995 年以前	153	15.3	98	14.5
1995 ~ 1999 年	159	15.9	86	12.7
2000 年以后	689	68.8	493	72.8
外出状况				
单身外出	338	33.8	211	31.2
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	276	27.6	67	9.9
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	387	38.7	399	58.9
流入地有 7 岁以下的子女数量（个）				
0	890	88.9	584	86.3
1	100	10.0	80	11.8
2 个及以上	11	1.1	13	1.9
女性是否追随配偶				
是	-	-	121	17.9
否	-	-	556	82.1
配偶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	25	2.5	30	4.4
否	976	97.5	647	95.6
被访者父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	73	7.3	78	11.5
否	928	92.7	599	88.5
被访者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是	77	7.7	64	9.5
否	924	92.3	613	90.5

表 3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工作时间和月收入

项目	男性		女性	
	频数（人）	比例（%）	频数（人）	比例（%）
是否就业				
是	936	93.5	573	84.6
否	65	6.5	104	15.4
一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60.61		50.66	
上个月收入（元）	1830.28		1013.44	

男性流动人口一周工作时间最长,达到62.0小时,比单身外出的男性流动人口高了3.9个小时。女性流动人口一周工作时间均不超过55小时,最高的是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54.0小时),单身外出的女性一周工作小时数与男性流动人口的最高值差了12.0个小时。在月收入方面,男性流动人口中以与配偶一起外出的为最高,为2056.2元,最低的是单身外出者,比前者低了459.0元。女性流动人口中,与配偶一起外出者月收入最低,只有956.6元,最高的是单身外出者,月收入达到1106.2元,比前者高了149.6元,详见表4。

2. 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5所示,从男性流动人口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是否就业这个问题上,与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相比,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更可能就业,其就业概率是前者的3.382倍,但是单身外出者没有显著差异。在工作时间上,与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相比,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工作时间更长,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与单身外出的男性没有

显著差异。在月收入上,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与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男性以及单身外出的男性没有显著差异。虽然国外的大部分文献均认为家庭化流动对女性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本文的结果来看,事实上男性也会受到家庭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只是在就业机会和工作时间上,并未对其收入带来实质上的影响。

回归结果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越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男性流动人口就业的概率分别是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男性流动人口的2.642倍和3.021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越久,工作收入越高。研究还发现,如果男性流动人口的父亲在流入地的话,流动人口越不可能就业,工作时间越少,工作收入越低。

如表6女性流动人口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是否就业这个问题上,与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相比,单身外出和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更可能就业,其就业概率分别是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的3.427倍和2.694倍;在工作时间上,不同外出形式的女性流动人口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在

表4 不同性别不同外出状况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工作时间和月收入

项目	单身外出	不与配偶一起外出	与配偶一起外出
就业状况(男性)			
是(%)	91.4	97.5	92.5
否(%)	8.6	2.5	7.5
就业状况(女性)			
是(%)	93.4	92.5	78.7
否(%)	6.6	7.5	21.3
工作时间			
男性(小时)	58.1	62.0	61.8
女性(小时)	50.0	54.0	50.5
月收入			
男性(元)	1597.2	1797.4	2056.2
女性(元)	1106.2	1059.5	956.6

表5 男性流动人口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就业	工作时间	工作收入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0.97 **	0.14 **	0.12
高中及以上	1.11 *	0.17 **	0.21 *
年龄	-0.01	0.00	-0.01 *
外出去过的城市个数	-0.22	0.00	0.03
外出状况(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参照组)			
单身外出	0.07	-0.03	-0.15
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	1.22 **	0.11 **	0.12
首次外出年份(1995年以前=参照组)			
1995~1999年	0.55	0.02	0.12
2000年以后	-0.31	-0.03	0.00
流入地有7岁以下的子女数量	0.20	0.06	0.01
母亲是否在本本地(否=参照组)			
是	0.06	-0.06	0.05
父亲是否在本本地(否=参照组)			
是	-1.25 *	-0.21 *	-0.42 *
-2loglikelihood	449.002		
Cox&Snell RSquare	0.032		
Nagelkerke RSquare	0.083		
Adjusted R Square		0.031	0.020
N	1001	986	996

注:***P<0.001,**P<0.01,*P<0.05,+P<0.1;表中结果为B值。

月收入上,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流动对女性流动人口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就业的可能性也表现在月收入上。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家庭特别是从农村流出的夫妻来说,传统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丈夫挣钱妻子持家,即使夫妻都外出打工,在家庭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一般都是已婚女性承担个人损失。对于这一现象,有几个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第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已婚女性通常比丈夫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少,所以妻子的个人收入损失会被家庭整体的预期收益弥补;第二,权力协商理论认为,在传统家庭模式中,丈夫是供养者角色,而妻子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丈夫通常比妻子有更高的收入,结果导致妻子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由于丈夫拥有更多的资源,所以在家庭决策中有更大的影响;第三,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女性在家庭的重大事项中通常服从配偶的决定,把家庭放在首位,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上述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本文的结果进行解释,但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还无法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上述理论。

回归结果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概率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女性流动人口的 3.335 倍和 2.832 倍。与在 1995 年以前首次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相比,在 2000 年以后首次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更不可能就业,其就业概率是前者的 40.2%,且每周工作时间越少。流入地有 7 岁以下子女数量越多,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能性越低、工作时间越少、收入越低。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我们知道,男性流动人口不会受到流入地 7 岁以下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女性流动人口很明显受到其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目前来说,如果夫妻一起外出时把 7 岁以下需要照顾的孩子也带到流入地的话,家庭就会面临照顾孩子和外出工作的两难选择,这个时候很多家庭中的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女性作为丈夫的追随者来到流入地并不会对其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有影响。另外,女性流动人口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其配偶的母亲在流入地也不会对其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有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每周工作时间和月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具体来说,与妻子一起外出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能性和每周工作时间均受到影响,

表 6 女性流动人口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就业	工作时间	工作收入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 参照组)			
小学	1.20 **	0.33 **	0.62 ***
初中	1.04 *	0.31 **	0.73 ***
高中及以上	1.06 +	0.31 *	0.94 ***
年龄	-0.01	0.00	0.00
外出去过的城市个数	-0.25	-0.05	-0.07
外出状况 (已婚与配偶一起外出 = 参照组)			
单身外出	1.23 **	0.11	0.29 +
已婚不与配偶一起外出	0.99 *	0.17 +	0.33 *
首次外出年份 (1995 年以前 = 参照组)			
1995 ~ 1999 年	-0.37	-0.07	0.00
2000 年以后	-0.91 *	-0.19 *	-0.15
流入地有 7 岁以下的子女数量	-1.29 ***	-0.44 ***	-0.65 ***
女性是否追随配偶 (否 = 参照组)			
是	0.23	0.02	0.00
配偶母亲是否在本 地 (否 = 参照组)			
是	0.76	0.14	0.14
母亲是否在本 地 (否 = 参照组)			
是	-0.64	0.04	-0.30
父亲是否在本 地 (否 = 参照组)			
是	0.11	-0.08	-0.03
-2loglikelihood	504.680	-	-
Cox&Snell RSquare	0.106	-	-
Nagelkerke RSquare	0.185	-	-
Adjusted R Square	-	0.089	0.097
N	677	672	665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中结果为 B 值。

在就业的可能性上不如独自外出的已婚男性流动人口高, 工作时间内没有独自外出的已婚男性流动人口长。而与丈夫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在就业的可能性上低于单身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和单独外出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 在收入上低于单独外出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虽然很多研究都认为家庭流动是为了提高丈夫而非妻子的职业生涯, 但是本文的研究发现了与人研究不同的一面, 至少家庭流动中的男性在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内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虽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但是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关于家庭流动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能性、每周工作时间和月收入带来的影响, 本文仅仅是通过截面数据得出相关的结论, 后续的研究可以通过对流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就业、每周工作时间以及月收入前后对比分析对已有的研究结论进行补充。第二, 家庭化流动除了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能性、每周工作时间和月收入带来影响, 还可能对其职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未来的研究给予回答。

参考文献:

- [1] Bailey, A. J. and T. J. Cooke. Family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Importance of Migration History and Gender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8, (2).
- [2] Cooke, T. J. and K. Speirs.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among the Civilian Spouses of Military Personnel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5, (2).
- [3] Duncan, R. P. and C. C. Perrucci. Dual Occupation Families and Migr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76, (2).
- [4] Jacobsen, J. P. and L. M. Levin.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on the Relativ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and Men [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0, (3).
- [5] Shihadeh, E. The Prevalence of Husband-centered Migration: Employment Consequences for Married Mother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1, (2).
- [6] Spitze, G. The Effect of Family Migration on Wives Employment: How Long Does it Last?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84, (1).
- [7] Arpita, Chattopadhyay.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Malaysia [J].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2).
- [8] Thadani, V. N. and M. P. Todaro. Female Migr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Women in the Cities of Asia: Migration and Urban Adaptation [M] //J. T. Fawcett et al.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Press, 1984.
- [9] Bonney, N. and J. Love. Gender and Migration: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the Wife's Sacrifice [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2).
- [10] 同 [1].
- [11] Long, L. Migration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the U. S.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88.
- [12] Chant, S.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New York: Belhaven, 1992.
- [13] Momsen, J. Gender Selectivity in Caribbean Migration [M] //S. Chant.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Belhaven, 1992.
- [14] Buijs, G. Migrant Women [M]. Providence: Berg, 1993.
- [15] Tyner,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ed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94, (4).
- [16] Brettell, C. B. Men Who Migrate, Women Who Wai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7] Hondagneu-Sotelo, P.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18] 同 [1].
- [19] 同 [1].
- [20] Smits, J.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the Netherlands, 1977 - 1996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1999, (2).
- [21] 同 [7].
- [22] Hooghiemstra, B. and Niphuis-Nell, M. Sociale Atlas Van De Vrouw [M]. Sociaal en Cultureel Planbureau, 1993.
- [23] 侯佳伟. 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研究, 2009, (1).
- [24] 杜鹏, 张航空.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1, (4).
- [25] 段成荣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J]. 人口研究, 2008, (6).
- [26] 张航空, 李双全.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J]. 南方人口, 2010, (6).

[责任编辑 冯 乐]